



【第三章】

在群峰遷徙中統合親緣關係的部落聯盟

前言

本書第二章分別敘述了木瓜溪流域 kMhiyang 住區裡的 kMhiyang、Btulan、Quluh Pais 等部落建立的歷史，乃至其衍伸出來的 Ulay、Psawan 等小部落之間的家族關連。從家族系譜切入觀察部落間的關聯性，在 kMhiyang 家族系統的遷移過程中，除了遵循祖制、謹守規範的傳統信念，在現實的農獵生活中彼此在同一地域且散居山林所形成的親緣互動，直接促動了部落共耕、共獵、共祭祀、共負罪責，以及部落同盟的凝聚力量。他們藉此聯繫力量統合地域性親緣部落，進而守護家族的生存延續。

筆者將在以下章節裡總結木瓜溪流域 kMhiyang 部落住區的家族遷徙以及部落間的親緣關係，並對照文獻記錄與部落口述，揭開 1914 年間發生在木瓜溪流域中、上游山區 kMhiyang 住區部落族人抗日戰役中的攻守同盟史事。

第一節 木瓜河流域 kMhiyang 住區部落同盟與對侵入者的反擊

最遲在距今三百多年前的十八世紀，太魯閣族人陸續從南投縣仁愛鄉合作村靜觀部落山區遷出，向東方的花蓮縣境北部山區拓展。他們在花蓮縣境內最早建立的部落據點，以及後續拓展建立的部落，大致都在東起 Qowrang（科蘭）溪、西達中央山脈間的立霧溪中、上游一帶。最初建立的五個拓展據點分別為 Slagu Qhuni 部落對岸的 Tnguraw（桐卡荖），Kbayan 部落住區下方的 Ulay（巫萊），Sipaw 部落上方稍西邊的 Tnlngan（桐魯干），在蓮花池 Swasal 部落西面對岸的 Bnkiyan（旁給揚），以及在綠水上方的 Truwan。¹

上述據點的各家族從第二代起，開始向外部擴張，在東迄 Qowrang 溪，西抵 Tpuqu 溪的山腹台地上，共建立了 41 個部落。其中在立霧溪上游地區的分別有 Tpuqu（托博闊）、Qlapaw（喀萊堡）、Slagu qhuni（斯拉歐卡夫尼）、Pyanan（畢亞南）、Mhiyang（馬黑洋）、Skahing（沙卡亨）、Qeycing（凱晉）、Btunux（巴托諾夫）、Rbuq（勒柏克）、Kbayan（古白楊）、Tpdu（塔比多）等部落，大約在距今三百年前即已建立，此即太魯閣族東遷後的古老住區，族人稱 Dgiyaq Truku（內太魯閣）。直到十八世紀末葉到十九世紀初葉，從合作村靜觀山區太魯閣族的個別家戶仍持續東遷移住到立霧溪中、下游地區，而在立霧溪中、上游的內太魯閣部落族人，因為人口增加、耕地貧瘠、獵區拓展的現實壓力下，也開始往往區南方三棧溪、木瓜河流域一帶廣闊的山林溪谷擴張。²

移墾住區到木瓜溪上游的太魯閣族人，原住於內太魯閣地區（Dgiyaq Truku），他們散居在東起今慈母橋合流地區，以西到達 Tpuqu 部落間的山區。這些南遷家族包括 Tpuqu、Qlapaw、Sagu Qhuni、Sumiq（蘇米克）、kMhiyang、Qeycing、Skahing、Pyanan、Rbuq、Uway、Qmgi、Duyung、Ibuh 等部落。³ 其

1 Qowrang 詞意為「峭壁崢嶸的山勢」；Tnlngan 意指「待過或坐過的地方」；Bnkiyan 是「曾經綑綁過的地方」。

2 Rbuq：「窪地、凹洞」；Tpdu 是指「山棕」。

3 Sumiq 詞意是「虱蟲、很多虱蟲的地方」；Uway 是家族名，詞意不明；Qmgi 是指「來自 Qrgi 部落的人」，Qrgi 詞意為「蔓藤蔭蔽的樣態」；Duyung 詞意指「山脊肥厚」或指「後頸的環狀部位」；Ibuh 是



中 Qlapaw、Slagu Qhuni 部落是同一血緣家族，而 Tpuqu、Mhiyang、Pyanan、Skahing 等部落在立霧溪上游住區時期，彼此即因通婚而有姻親關聯。因此，當各部落族人南遷後，家族間的接觸連繫更為緊密，木瓜溪上游的 kMhiyang 住區跟立霧溪上游的內太魯閣地區互動也更頻繁了⁴。

木瓜河流域上游一帶在日本軍警勢力入侵佔領之前，除了 kMhiyang 家族建立的 kMhiyang、Quluh Pais、Btulan、Ulay 等部落外，尚有從立霧河流域中、上游地區南遷移住後，分別建立了 Skahing、Mkeuway、Psawan、Btunux Bqrig 等部落的家族。連同零散遷來的其他部落族人，他們在立霧溪中、上游住區原本就是彼此相鄰的部落，陸續遷來木瓜河流域山區台地之後，因彼此通婚而連結得更為緊密相依。

從家族系譜和部落口述裡檢視其中的關連，kMhiyang、Btulan、Quluh Pais 部落的家族祖先在立霧溪上游時期，與鄰近的 Tpuqu、Slagu Qhuni 等部落相互聯姻，南遷後的親緣關係更擴及 Skahing、Qmgi 等家族部落。而 kMhiyang 部落的 Paras Harung 家族是木瓜河流域住區的主要組成人口，從這裡再延伸出 Ulay、Psawan、Btunux Bqrig 等分支部落。在林野溪谷的農獵社會裡纏結著姻親與血緣，木瓜河流域住區各部落相互成為共耕獵、共祭祀，且為共禦外部侵略的協防聯盟。

第二節 1914 年木瓜河流域同盟抵禦入侵的 kMhiyang 戰役

1914 年 5 月 31 日，日本殖民政府對太魯閣族住區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入侵行為。日本軍警聯合部隊以現代化軍隊和精銳兵器進入立霧溪、木瓜溪、三棧溪等流域中、上游山區一帶，侵犯太魯閣族部落住區，就此掀起太魯閣族家族部落

指「赤榕」或「畫眉鳥」。

4 木瓜河流域的 kMhiyang 住區在文獻上稱巴托蘭地區，是日治殖民時期的命名。惟在當地太魯閣族人住區習慣與親族系統上，除了 Skahing、Mkeuway、Qmgi、Mkduyung 之外，本住區無論大小部落，凡從木瓜河流域遷出之後，大部分族人皆以 kMhiyang 為其住區總稱。在本次部落訪談中，也確認了 kMhiyang 系統涵蓋的部落範圍包括 kMhiyang、Btulan、Quluh Pais、Ulay、Psawan、Btunux Bqrig、Mkrusaw，筆者在本書即以族人傳襲的名稱定名為 kMhiyang 住區。

腥風慘霧的生存戰鬥，也從此徹底翻轉了太魯閣族農獵社會的歷史進程。

1914年6月1日，木瓜溪流域下游的左右兩岸，東路日本警察松山聯隊正在快速集結，準備沿溪谷地向西上溯進軍太魯閣族山區部落。他們分成兩路逐步進掠山腹地的部落住區，其中一路從木瓜溪流域下游右岸，位於今日的文蘭村銅蘭部落西南方山區登上 Bkasan（玻卡散）部落⁵，由此地向西入山的第一個軍事行動目標是要抵達木瓜溪中游的烏帽山。這些不請自來的武裝部隊正算計著要在這裡跟左岸的另一支警察部隊會合後，再聯合進入木瓜溪上游 kMhiyang（馬黑洋）住區部落。可是他們壓根兒就沒有料到太魯閣族人數百年來在叢林裡建基的農獵生活核心信念，乃是源自歷代以來靈界祖先的神聖規條，異族的侵擾褻瀆了祖靈庇蔭土地的潔淨與祥和，於是血祭峰顛的反擊正隨著日本軍警聯合部隊的入侵逼近而格外肅殺了起來。



↑ Mkeibuh（摩古依柏合）即今秀林鄉銅門村榕樹部落，部落位於木瓜溪流域下游左岸山腹，七腳川西南方山麓。Nowtan 家族在 1902 年自立霧溪中上游的 Ibhuh 部落南遷移住於部落現址上方山腹台地。1928 年集團移住到山下河階台地。圖左上方為初音山，山後方為七腳川山，圖左下方為木瓜溪流域下游河床。

圖片來源：晝日昇·吉宏攝於 2019 年。

5 Bkasan 族語詞意為「緩坡地」。



↑ 1914 年蓋的初音鐵線橋在很短的時間裡就被木瓜溪每年夏季的洪水沖垮，此圖為初音鐵線橋現址景象，南端架設電塔處即為當年 Tmunan（銅文蘭）監督所位址；河階台地從左到右皆為秀林鄉文蘭村銅蘭部落住區。

圖片來源：昏日羿，吉宏攝於 2019 年。



↑ 1914 年 6 月，日本警察部隊從初音分遣所跨木瓜溪河床架設鐵線橋，稱之初音橋。橋南端濃密森林處為 Tmunan（今銅蘭）監督所；圖右方遙遠處白色營帳為入侵太魯閣族 kMhiyang（馬黑洋）住區的日軍警察部隊本部；橋上是正在搬運部隊糧食的工人。引自柴仕誠太郎，1915，《太魯閣蕃討伐寫真帖》。

圖片來源：董育智（2016）編譯，台北：南港山文史工作室。

日本警察部隊從木瓜溪左岸七腳川山西面入山，推進到了 Mkeibuh（摩古依柏合）部落下方。他們先以一個小隊荷槍駐守在部落住區周邊出入的路徑上，支支槍管瞄向部落方位，三門山砲也已在 Ayug Kmuhil（卡默黑爾溪谷，即今翡翠谷上方山區）對岸南面的山腹緩坡上，擺列著攻擊準備陣勢。

日本警察山本新二郎陪同熟悉太魯閣語的日本通譯木道谷進入到靠近部落的獵徑上呼喊著部落領袖：「Lowking！Lowking！」如此呼喊幾次之後仍無任何回應，部落裡顯然已經空無一人了。其實在此之前，部落裡老早獲知了日本軍警武裝部隊即將要來攻打部落的訊息，為了避免部落老小受到戰禍波及，部落領袖 Lowking Umaw⁶ 已事先將他們安置到了七腳川山上更高的山區，躲藏在某處蔓草掩蔽的巖洞裡。

部落裡只在木屋後方的斜坡上還聽得到幾聲母雞的雜碎叫聲，而散布在山腹緩坡上茅草頂蓋的木屋內外，似乎顯得過於死寂而讓人不安。日警通譯木道谷以略顯生硬的族語再次大喊：「Lowking！Lowking！」並進一步表明日本警察是來邀請 Lowking 過來一起商議會談，同時呼籲部落族人交出所有的武器。此時部落領袖 Lowking Umaw 在樹林間聽到這幾句話之後，從部落右側的芒草叢裡衝出來，後方緊跟著腰間繫長型佩刀的五、六位族人快步緊隨其後。

6 Lowking Umaw 是立霧河流域中游 Ibuh（依柏合）部落創建者 Abis Nowtan 的孫子，在十九世紀末葉，其兄 Wacih Umaw（瓦龔赫·烏帽）擔任部落領袖期間，Ibuh 部落內的部分族人因感耕地不足，遂有 Lowking Umaw、Yumin Siyat（烏闐·西雅特）在 1902 年間各自帶領家戶族人往南移出，遷往木瓜溪流域上游山區一帶。

Lowking Umaw 當時帶領約 20 戶 138 人南行尋找耕地，他們在今合流對岸攀登江口山，循著 Qowrang（科蘭）溪左岸，並在木瓜溪流域上源的 Patul（帕托魯，今稱鳳溪）山區居住，亦即木瓜溪上游烏帽駐在所舊址對岸山頂，此區地名為 Msmsuk（摩斯摩什莫克）。不久後再沿木瓜溪流域左岸向東遷至 Banal（巴那爾），之後又遷到 Ayu Kmuhil（阿暗卡莫黑爾），即今木瓜溪下游左岸榕樹部落上方之山腹台地。

1908 年，台東廳長森尾茂助在銅文蘭（即今文蘭村銅蘭部落）沿木瓜溪流域向西到達支流清水溪匯流點之烏帽山附近一線，設置全長 12 公里的巴托蘭隘勇線，並在隘勇線東端起點之銅文蘭稍北方設置銅文蘭警衛所。Lowking Umaw 遂率家族移住到今榕樹部落北方山腹，沿用原住部落名為 Mkeibuh（摩古依柏合），意即「原 Ibuh 部落人」。參引自廖守臣，1977，《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遷徙與分布》。



↑ 1914年5月，日軍警察部隊從木瓜溪下游左右兩岸的初音山和銅門山麓，開始入侵木瓜溪上游山區各部落。為駐紮集結警察部隊，在初音山下設初音分遣所。圖後方為初音山，山下的房舍即初音分遣所。

圖片來源：引自柴仕誠太郎，1915，《太魯閣蕃討伐寫真帖》。董育智（2016）編譯，台北：南港山文史工作室。



↑ 從初音電廠後方向西北方拍攝的初音山景觀現況。

圖片來源：昝日羿·吉宏攝於2019年。

Lowking 非常憤怒地奔向木道谷面前，右手緊握著左腰的刀把，大聲喝止通譯的講話。Lowking 強硬拒絕了日方頤指氣使的蠻橫態度，隨即率領青壯族人離開談判現場，在芒草發出的窸窣聲中迅速消逝於蔓藤滿布的灰暗叢林。山本和木道谷見狀也急忙倒退轉身，原本荷槍警戒的日本先遣部隊立刻圍籠在他們兩人周邊，然後急促地護送他們撤離部落獵徑現場。

緊接著在七腳川山下初音分遣所內的聯隊前進指揮所連續發出攻擊指令，山腹上的大砲瞄向木瓜溪左岸山區上的部落住區，轟隆的砲聲擊發三響，砲彈分散落地的爆炸聲，震得山區陣陣晃動，引發的塵土砂石揚飛亂舞地淹漫了整個部落。等到灰茫散盡之後，住區裡被炸出了三個彈坑，住屋旁數棵野蕉、蛇木也被攔腰轟倒了。

這時候日本山砲長再次豎起指揮旗，當他望向三門山砲的位置，才警覺山砲手的身影正左右踉蹌地痛苦倒地，他們的肩背和腰部正直直插入了箭矢，汨汨地噴出鮮血。在此同時，在七腳川山腰獵徑上待命進入部落的警察小隊，還來不及登山就已被不知從哪裡直衝落下的無數大小石塊擊落，大部分墜落於獵徑下的斷崖，殘餘的日本警察則是連滾帶爬的往山下逃竄。領軍的小隊長山本新二郎驚覺不妙了，十二人的小隊大半都墜落在斷崖谷地，連他自己到最後只得死命鑽入荒林蔓叢縫隙裡，才躲過了不知何處射來的「詭箭」。這時候他也顧不得天皇尊嚴的趴到草叢裡匍匐著尋找出路，好不容易逃脫了戰線範圍，神情渙散而狼狽地回到了山下的初音分遣所。

這位年輕的小隊長在向指揮官匯報中被責罵得抬不起頭來，他回想著剛才在山區突被石塊、亂箭襲擊的混亂景象，還來不及觀察襲擊者的身影，卻又被蔭蔽暗黑裡擊發出來的火繩槍彈追趕，加上石塊迎面墜來的衝擊力量，此時空有大砲槍彈無用，只能落得潰逃慘敗。

時間回到稍早之前，Lowking Umaw 跟山本新二郎談判破裂之後，隨即遁入山林，先是奔向七腳川山稜線上的一處隱蔽巖洞裡，安撫家族婦孺的心情並確認族人們不被日警發現，然後率領三十幾位青壯族人沿稜線往下移動，每一位族人各自俯身進入他們預先在樹頭上繫縛好的石塊、木頭旁等待時機。另一頭的



Yumin Siyat (尤敏·希雅特)⁷ 則是先行帶領另一批族人穿過七腳川山稜線，潛伏到了日本山砲部隊警戒區的後方叢林，拉弓瞄向山砲隊。數十發箭矢從南面的灰暗叢林射向日本砲兵的背脊，此時北面稜線也同時滾落無數石塊，一舉衝垮了日本武裝警察入侵部落的企圖。

1914年6月2日清晨，木瓜河流域中游左岸山頭上的巖洞裡，聚集了躲避戰禍的 Mkeibuh 部落族人。巖洞外的樹林裡，由 Lowking Umaw 領導的三十幾位青壯族人神情肅穆的盯著 Paga (獵首棚架) 上的頭顱，兼任祭司的 Yumin Siyat 正在對歷代祖先誦念祭詞：

Wow ! Utux rudan !

Sayang do niqan mhmud miyah mrmux ka pais, saw ni ka pdaun nami.

Ana musa trimax hrahan pais o aji meuda mangal luqih, khaw saw yaku.

Wow……lupung, iya smdamat lnglungan su, supu ta mqaras hini.

Iyah hini ka tama su, baki su, kana mnswayi su,

kana lupung su, kana anay su, kana rayi su, ……

(喔！祖先啊！

敵人無端侵襲，族人將如此禦敵獵殺。

即使縱身敵營陣地，族人將秋毫無傷，就如同我一樣。

喔！朋友啊！你不要心有掛念，我們在這裡一起歡樂。

請你召喚你的父親、祖父，一起到這裡來。

還有你所有的兄弟，

你所有的朋友、母舅、親友……)

7 Yumin Siyat 是 Lowking Umaw 的堂兄弟，同為立霧河流域中游 Iuh 部落 Abis Nowtan (阿畢斯·諾丹) 的後裔。他跟 Lowking Umaw 在 1902 年各自帶領家族南行尋覓耕地，他先是向南越過江口山、桑巴拉堪，然後直接抵達木瓜河流域北岸的七腳川山東南方，此地位於今銅門村榕樹部落北面山腹地，亦為 Mkeibuh 部落住區。



←早期太魯閣族人習在每年小米收割結束後即入山行獵，並於狩獵豐收回到部落，隨即舉行獻祭祖靈的部落祭典 **Mgay bari**（祖靈祭）。此為部落家戶年度重要的祭儀行事，族人們虔敬祭拜家族祖先，一方面感謝祖靈庇佑今年農作生產豐收；另一方面則是祈求隔年持續守護部落、農作豐收、禳祓災厄。

所謂 **mgay bari** 詞意指「獻祭品給祖先」，**bari** 是「祭品」的意思。祭儀過程率由部落長老們共同商議舉辦時間，決議舉行後即通知全體部落族人。在祭

典當日在凌晨時分的幽冥暗夜，由祭司帶領家戶代表來到祭場祭祖。祭司先是呼喊祖靈，再繼續誦唸祭詞，表達獻祭、感恩和祈求。

參與獻祭的家戶代表在祭司唸誦祭詞之後，將小米和農作物，以及豬肉、黏糕等祭品結掛在鄰近祭場的樹枝上，或埋在地上。這就是要獻給祖靈的祭品，以此感謝祖先的護持祐庇，並祈求祖先靈力繼續守護部落。圖上為 2000 年秀林鄉太魯閣族 **Mgay bari**（祖靈祭）現場，祭司和部落領袖在祭台前獻祭唸誦祭詞實況。

圖片來源：晝日羿，吉宏攝於 2000 年。



← **powda maduk**（狩獵儀式）是在農事（播種、收穫）結束後，在入山行獵前的儀式行動，由祭司（**empsgasut**）或善獵者主祭，儀式過程包括殺牲（家養雞、鴨、豬）出血、誦唸祭詞，將牲祭之血塗敷於獵具上。

牲祭目的在於祈求祖靈給予靈力，在狩獵期間獵獲豐收與平安順遂。而將雞血塗敷於獵器刀具上，是在傳遞善獵祖先的靈力。

圖為秀林鄉銅門村 2001 年祖靈祭現場，由

empsgasut（部落祭司）執行 **powda maduk** 儀式。

圖片來源：晝日羿，吉宏攝於 2002 年。



↑太魯閣族語 Mkan hadur，是指誠首隊伍獵取人頭回來之後，部落族人舉行共食同歡，分享靈力的祭儀活動。祭儀通常在小米收穫之後併同舉行，這是太魯閣族農獵山居時期最重要、最盛大的部落祭典。誠首祭儀關連到部落農耕與狩獵，狩獵前進行誠首行動是要確保收穫並增加狩獵靈力，狩獵豐收則在進一步印證祖靈護佑的力量，並確保隔年的農耕收穫。祭儀結束後將頭顱放置於家屋旁的 paga（棚架）上，初時並予每日供養三餐。右圖為排放於棚架上的頭骨。
圖片來源：引自森丑之助，1918，《台灣蕃族圖譜》。宋文薰（1994）編譯，台北：南天書局。

祭司誦唸完畢，緊接著由祭司左手持盛水的 kayu（木碗），右手抓持 kdang（菖蒲）莖葉沾水逐一灑向每一個獵人的額頭上。藉由每一個出獵者與歷代祖先靈力接觸的祭儀過程，進而潔淨祛厄，賜予獵團成員福運、力量（ppangl bhring），準備下一次的戰鬥。

儀式結束之後，Lowking 招呼大家圍坐於巖洞旁的空地上，圍圈中央擺放著燻烤過的獸肉和煮熟的地瓜、芋頭，旁邊的三石灶上還架有一大鍋混雜獸骨的野菜湯。在場族人有的就地抓起腥味四溢的獸肉往嘴裡啃去，有的人拿著木碗裝盛野菜湯，大伙兒或坐或站地相互閒聊著昨天在山腹斜坡上的戰況。平日笑鬧慣了

的 Pisaw（畢思奧），正在講述昨天在山頭上斬斷藤索後石塊往下滾衝的盛況，他曾向下俯看著日本警察驚狂逃命的樣子，根本就跟猴子在樹上跑跳一樣，他甚至脫口說出他們根本就是一群 rungay（猴子）啦！自此之後木瓜溪流域山區各部落族人口耳相傳著，全都貶抑戲稱日本人為 rungay（猴子）了。

但是住在木瓜溪流域山區的太魯閣族人，可也萬萬沒有想到這些猴子們數量多到超過了他們的想像，槍砲彈藥種類數量之多也完全是在他們蟄居山林世界的意料之外。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七腳川山下的日本警察部隊奉承東路警察聯隊指揮官松山隆治警視軍令，從花蓮港緊急調補兵員武器，大量投入初遇太魯閣族於木瓜溪流域下游左岸山頭的戰場。

1914年6月4日清晨，近千名警察部隊配備更多的山砲、機槍等武器，再次從七腳川山下向西方爬升移動。Mkeibuh 部落族人 Peydang Ubus（貝當·烏布斯）在遊獵中發現到山下猴群的動態，急速回到部落跟部落領袖 Lowking Umaw 講述了他剛剛在山區所見。Lowking 召集青壯族人在巖洞前方，跟大家宣示祖靈之地絕不能任由異族踐踏侵凌的決心。在場族人全都憤慨激昂地各自拿起弓箭、步槍、山刀等武器，迅速飛奔芒草叢林，在鋪滿蔓藤偽裝的獵徑周邊伺機擊殺來襲的猴群們。

當第一波攻上來的日本警察還在斜坡上尋找叢林入口的時候，卻被山頭上突然滾落的木頭、大石塊掃進了谷底。有些躲過墜落的殘餘者，剛要起身尋找隱蔽的時候，也跟著被草叢裡、大樹後方探出的步槍一一擊殺倒地了。等這一波戰鬥結束，山下持續湧上更多的日本警察部隊，配合機槍掃射、山砲轟炸的攻勢掩護下，大量敵軍部隊逐步推進到七腳川山北面的山腹地帶。

入侵的日本警察部隊逐漸接近部落獵徑的區域，Mkeibuh 部落族人為躲過連綿砲彈轉而陷入疲於變換戰鬥位置之中，在敵軍當面的族人防守戰線隨即開始出現了漏洞。日警部隊以密集砲火接續轟擊族人防禦戰線，太魯閣族戰士們已有多人倒下。此時的 Lowking 算計著彈藥已經快用盡了，且又眼睜睜地看著敵人持續湧入的兵力愈來愈多，他在一棵大樹後面毫不猶豫地轉身大喊，下令所有族人撤往更深的山區，盡速脫離這場戰事。



1914年6月5日，日本警察部隊最終進入了冷寂多日的 Mkeibuh 部落，控制了木瓜溪左岸七腳川山北面山腹地。躲藏於深山巖洞裡的部落老弱婦孺在日方勸說下，再度回到部落住區重整煙硝瀰漫的家園。Lowking Umaw 和 Yumin Siyat 兩個堂兄弟和一些青壯族人不願屈服日方統治，在七腳川山與初音山區間巡梭多日之後，終也禁不住家族親情的召喚，在某一天的傍晚，他們帶著疲憊的身心來到部落附近的銅文蘭駐在所，解繳槍枝後重回部落了。自此之後 Lowking Umaw 壓抑著內心對日本警察的憤恨與無奈，在後來的幾年裡始終抑鬱度日⁸。

1914年6月6日，從木瓜河流域左右兩岸溪谷向西挺進的警察部隊，在木瓜溪與支流清水溪匯流的烏帽山區會合，即將進入 kMhiyang 住區上的各家族部落。kMhiyang 住區上的各部落早已從族人的議論中獲知日本警察部隊從東面山區來侵的訊息，Skahing、Btulan、kMhiyang、Psawan、Ulay、Quluh Pais 等部落領袖和家族長老做了短暫會談後，各部落家族領袖在會談過程中，對於敵人來犯的要戰要和的意見主張分歧，但仍初步形成了同盟禦敵的結論。

Skahing 部落領袖 Sibal Watan 和幾位較年長的族人，從去年底到今年初曾被台灣總督府選派到日本本土觀光，也在台北見過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實際看過日本展示出來的飛機、大砲和軍警部隊，所以他們很清楚部落的力量確實遠遠不及當前敵人強大的武力、人數。在這次會談中他對著各部落領袖誠實地表達了他內心的猶豫和憂心：

8 到了1928年，日警強制山區 Mkeibuh 部落族人全部下山移住到木瓜溪流左岸的山腳台地，Lowking Umaw 協同部分族人拒絕下山遷移，日警遂將 Lowking Umaw 等人挾持到駐在所。Lowking Umaw 眼見日警把族人當作奴役驅使，心中憤恨難消，趁著深夜的時候，帶著幾位跟隨者逃出日警駐在所。隨後再回頭燒燬駐在所，用步槍襲殺日警，並迅速逃往更高海拔的深林之中。

在發生族人襲殺駐在所日警事件之後，花蓮港廳警務所立刻派遣一支武裝搜索聯隊入山追捕 Lowking Umaw 等人。經過綿密的山區搜索數月之後，Lowking Umaw 在 Btulan（巴托蘭，今瀧洞電廠所在地）山區巖洞裡被日警搜索聯隊圍捕抓獲，隨即逕直被解送到花蓮監獄，連同其他反抗的族人一起關押入獄。從此之後他們就像人間蒸發了，久久沒有他們的訊息，也沒有人再見到他們回到部落。多年過去後，從駐在所警察流傳出來的訊息，Mkeibuh 部落族人才得知當時 Lowking Umaw 被抓到牢獄後不久，就被日警謀害身亡了。

猴子的部隊即將襲來，我希望大家對這件事不要躁進，先探查清楚他們的情況後再做打算。我在今年春天的時候去過台北的總督府，Sakumas yudu kaka（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曾提到不會讓部落流血，不願意引起戰爭。我也看過他們的飛機在頭頂上飛過，還有整個廣場上排列的大砲和機槍數量很多。以目前我們的力量要跟他們對戰起來，預估的勝算並不大。我要請求各位想想對策，看看能不能避過這場戰事？讓我們的家屋、族人不會受到戰火的波及損傷。

多年以前曾經在部落裡販售日常用品的 Ciwang Iwal，就在前幾天跑到部落裡來，也講到這件事情，她希望我們不要抵抗，因為日本軍隊多到如同蟻窩的螞蟻，不如讓我們和解平順相處……

Sibal 的話還沒有講完，他的堂兄弟們就在旁邊鼓譟聲打斷了。他們對於外族入侵家族土地認定是一項羞辱祖靈的大事，必須以迎頭還擊的獵首行動，才能卸除恥辱來撫慰祖靈，以此守護部落生存延續。其他部落的領袖們也呼應著對進犯敵軍給予徹底殲滅的強烈意志，然後大家就回到各自的部落住區準備抗擊日本部隊的侵襲。他們分別在木瓜溪流域左右兩岸的 Btulan、Skahing、kMhiyang、Quluh Pais 等部落獵徑附近的制高點，依照地緣山林型態進行隱匿偽裝工事，等候入侵的猴群（日本部隊）進入可予擊殺的火線射程內。

木瓜溪流域中、上游山區裡各大小部落彼此都有血親、姻親關係，平日在獵區界線上可能因重疊而生嫌隙，但在部落祭祀的時候，則通常就由大部落而勢力強的部落領袖或祭司主持部落祭典⁹。而一旦有外族入侵的時候，住區裡的各部落族人就很自然地形成相互聯防禦敵的攻守同盟戰線。

9 1914 年間木瓜溪流域上游的 kMhiyang 住區以 kMhiyang、Btulan、Quluh Pais、Skahing 部落人口較多，且具相當自主的勢力。通常是各家戶分散居住而形成一個主部落依附數個小部落，根據文獻資料與口述紀錄各部落關係形態如後：kMhiyang 部落分別由 Ulay、kMhiyang、Btunux Bqrig、Psawan 等小部落共同形成；Btulan 部落除了 Btulan 本部落外，還有 Mkyayung、Tasil、Gukul 等小部落；Quluh Pais 部落則包括了 Tuba、Ayug、Btakan、Tasil、Krusaw、Tlahi 等共 12 個部落。最靠近西方山區的 Skahing 部落，除了本部落在今磐石一帶，還有 Bunwal、Hakaw Ibay 等居住區域。



↑ Skahing (沙卡亨，日語詞意為坂邊) 駐在所與能高越古道一景，海拔高度 1048 公尺。
圖片來源：春日昇·吉宏攝於 2006 年。

在日本東路警察部隊向西挺進山區部落的同時，西面的奇萊南峰脊嶺一帶也有了煙硝侵入。這一天清晨的陽光還沒有射到山頭，kMhiyang 住區東面的日本警察部隊正在攀登 Quluh Pais 部落獵徑途中，kMhiyang 住區西面山區的日本陸軍部隊同時派出日本陸軍先遣部隊緩緩推進。1914 年 6 月 1 日，他們從埔里霧社入山，途經奇萊山南峰直達木瓜流域上游，逐漸逼近到了 Skahing 部落西南面山腹，此刻形成了對 kMhiyang 住區各部落兩面夾攻態勢。

木瓜溪上游左岸，位於天長山南方山腹斷崖上的 Skahing 部落，由 Sibal Watan 召請下的會談正在進行，會談中除了 Sibal Watan 和家族兄弟外，還有鄰近的 Btulan 部落 Harung Pilay 父子。

Sibal Watan 在昨天傍晚跟日本西路軍隊先遣人員派來談判的木道谷達成初步約定，就是雙方不主動攻擊，讓日本軍隊通過部落，他們只是要和平的相處，不要有戰禍發生。Sibal 希望大家耐住性子，不要衝動行事，審慎觀察再做反應。參與會談的 Btulan 部落領袖 Harung Pilay 乍聽之下非常錯愕，他原本是要來聽 Skahing 部落的抗敵策略和戰術，哪曉得 Sibal 竟講出如此猶疑而讓人喪氣的話了

呢？他在失望之餘隨即氣憤地從蹲坐的地上暴跳起來，對著 Sibal 大聲咆哮：

你們 Skahing 部落族人不是一直都很勇敢嗎？現在是怎麼了，猴子一來卻如此軟弱，你們的膽子被吃掉了嗎？敵人已經侵犯到了你們的土地、祖先的獵區，你們還不要堅決抵抗嗎？

Harung Pilay 帶著他的兩個兒子 Umin、Teylung，還有十幾位族人離開 Skahing 部落後，在蔓叢掩蔽的老樹旁聚集商議。Harung Pilay 想起十年前從北方的 Slagu Qhuni 部落翻山涉溪，為了尋找一塊讓家族好好生活的土地，來到了木瓜河流域山區的 kMhiyang 住區。度過一段艱辛的日子之後，好不容易安頓了家族老小的日常生活，如今卻又有猴群打亂了家族安身的平靜¹⁰。他心中的怒火持續延燒，他指示隨行族人們一起爬越 Skahing 部落上方的陡坡獵徑，潛入稍有平台的芒叢裡，大家緊握槍托瞄向日軍駐紮的營區方向，槍火集中射擊營門前的身影，兩名日軍守衛當下被槍殺倒地。此刻日軍營壘上的兩門機槍迅即掃射反擊，而 Harung Pilay 等人早已急速逃離現場，在枝葉飄零煙塵蒙蔽的山野裡疾奔回返 Btulan 部落。

1914 年 6 月 5 日清晨，駐紮 Skahing 部落上方的日本陸軍部隊認定了 Sibal 毀諾挑釁，先是下令各門山砲瞄準 Skahing、Btulan 以及鄰近小部落，進行連續砲擊；日軍部隊則是分成數個橫列小隊，在砲火掩護下逐漸從部落西方向東南方的山區部落一波一波的挺進。此時的 Sibal Watan 自知這場戰爭已難以避免，他神情肅穆地告訴部落族人要迎敵作戰了。他先是叮囑幾位族人保護好族中的老人、婦女、孩子們，務必要把他們帶往巴托蘭溪對岸 Quluh Pais 部落山區避難，遠離部落住區的戰火。然後指揮所有留下來的青壯族人，在部落獵徑上方的緩坡、濃密叢林、巨樹大石等隱蔽處，跟 Btulan 部落的青壯族人戰線併肩備戰，並伺機截殺正從西方山頭逼近的猴群軍團。

¹⁰ Harung Pilay 遷徙移住歷史，詳見本書第二章第三節「Harung Pilay（哈龍·畢萊）家族 Btulan 部落發展」。



↑位於木瓜溪上游右岸，上源柴田溪左岸，在與 Btulan 溪交會點的龍澗發電廠西方四至六公里地，北面依山而南面隔著木瓜河流域與 Psawan 部落相對，海拔 700 到 1000 公尺區域，是 Skahing 部落住區。涵蓋東起磐石，西至奇萊山稍東山腹地區，天長斷壑西端能高越嶺舊路陡坡旁，豎立一座「柴田一之墓」。一位開鑿能高越嶺道的工程師，在 1930 年趕赴南投霧社途中，失足墜崖於自己精心建造的道路深淵之中。

圖片來源：昝日羿·吉宏攝於 2006 年。



↑柴田溪左岸高地上的 Skahing 部落住區，日人在此地建奇萊駐在所。這個山區常年雲霧瀰漫，過了中午時分，山區內已是山雨欲來的濃霧氣息。

圖片來源：昝日羿·吉宏攝於 2006 年。



↑木瓜溪上源柴田溪深谷上的 Hakaw Lbay（下奇萊橋），通往 Skahing 部落 Awi 家族住區，以及奇萊駐在所的路徑。

圖片來源：昝日羿·吉宏攝於 2006 年。

木瓜河流域上源奇萊溪山區靜寂的連樹枝乾裂的聲響也讓松鼠緊張的逃離，在連發的砲聲停歇之後，只見 Skahing 住區籠罩於土石崩頽後的煙雲塵囂之中。日軍的第一波攻擊以架好的機槍、自動步槍連續掃射，來自敵軍數以千計的子彈打向抗敵族人埋伏的戰線，Skahing 部落上方土層再次疊起層層煙火。Sibal 命令大家找掩蔽躲子彈，有些族人則是在巨樹、大石後方弓身移動，以追逐獵物的速度，在步槍瞄線可掌握的距離，等待 Sibal 下達出槍射擊的手勢伏擊日軍。由 Harung Pilay 率領的 Btulan 部落三十位青壯戰士迅速地潛入戰線右側樹叢裡，各自尋找瞄準的縫隙，隨時伺機射擊。當第一波日軍部隊逐漸進入到了射程範圍，來自樹叢、巨樹、石頭後方的碰、碰、碰的聲響，整排日軍應聲倒地，還有幾個日軍想往後退的時候，也因芒草晃動曝露了身影而被狠狠擊殺。

在後方準備跟進的第二波日軍盯著前方駁火的山林，等待指揮官下令攻擊。他們只聽到雙方對戰的槍聲和踩踏草叢的聲響，卻怎麼也看不到戰火下太魯閣族人的任何身影。日軍部隊指揮官終於下令持續進擊，第二波攻擊排隨即匍匐鑽入狹窄的叢林獵徑，這一排日軍面對潮溼灰暗的溪谷和濃煙瀰漫的荒野，還有不知在何處窺伺的族人，有些人已開始浮起前路茫然不安的心情。當這些日軍再次進入到族人射擊區域範圍的時候，槍聲和子彈再次從四面八方襲來，第二波攻擊的日軍再次死傷慘重。有些負傷的日軍倒地哀嚎，有些躲過槍彈的日軍則是慌亂得對著樹叢連續掃射，打到土坡上揚塵、樹毀、枝葉飄零。太魯閣族人俯臥在巨石樹幹後面，並乘著日軍裝卸子彈的縫隙，各自變換防禦位置，尋找視野較佳的攻擊點。此時 Btulan 部落領袖 Harung Pilay 突然從一塊巨石的後方起身探頭觀測敵軍動向，不料一顆子彈擊中頭部的額文，頓時鮮血噴瀉整個臉部。緊跟在他身旁的兩個兒子 Umin、Teylung 見狀，立刻左右扶起他們的父親，緊急撤往佈滿樹叢的山谷，隱身於 Btulan 部落後方隱蔽的巖洞裡。

此時的 Harung Pilay 僅剩游絲般的氣息，Umin 的雙手握著父親的手，Teylung 也在旁邊默默地看著父親在霧氣深濃的午後嚥下了最後一口氣，Harung Pilay 成為這場抗敵入侵戰役中第一個英勇戰死的部落領袖。Umin 唸誦了一段對歷代祖靈慰解祈求的祭詞之後，隨即率同 Teylung 一起帶著極其悲憤地怒火，加



入 Skahing 部落的抗敵隊伍，奔向誓死復讐的戰場。

奇萊溪左岸上方台地上臨時搭建的前進指揮所內，日軍西路聯隊長鈴木少佐正焦急地跟 Skahing 部落北方戰線上的攻擊連隊通訊連絡，詢問部隊推進狀況。一聽到步兵連隊經過一日夜的火力砲擊掩護下，猶仍困在太魯閣族人猛烈的反擊而停滯不前的時候，想到即將延誤了跟東路警察部隊在巴托蘭部落台地會師的平岡少將御令。他當下氣得摔掛話筒，立刻命令通訊兵連繫西路軍司令部直接匯報戰況，並請求增派重兵支援木瓜溪流域西面山區作戰。

1914 年 6 月 6 日傍晚，Skahing 部落上方持續對峙於奇萊溪山腹叢林，偶有族人隱匿游擊的零星槍火，日軍鈴木部隊似乎是按兵不動地在高地後方等待支援的兵力。東面的日本警察部隊在烏帽山會合後，沿著木瓜溪右岸攀登 Quluh Pais 部落，部落內已空無一人，日軍留下一個小隊在此焚燒所有家屋，連同即將收成的農作物也悉數搗毀，其餘主力部隊則繼續往北進入 kMhiyang 部落住區。一時之間在木瓜溪上游山區濃煙衝天，遠在南方 Bungkul 部落的 Karaw Watan 也在夜夢裡感應到了部落的災禍。他從竹床上迅速起身召集族人一起討論行動策略，先是把族人安頓在深山裡的 Ulay 部落後，隨即率領家族兄弟和青壯族人連夜疾奔於海拔 1600 公尺的茫茫野林之中，趕往北方的木瓜溪流域上游區域，參與 kMhiyang 戰場上的抗敵行動。

Karaw Watan 在幾年前帶著家族尋找住地和拓展獵區，他的獵區範圍從木瓜溪上游擴展到南方的 Cyakang 溪上游，把 Pribaw 逼退到了 Cyakang 溪以南區域，兩個部族間長期以來的獵區爭鬥原已平息，正打算要將留在木瓜溪流域 Quluh Pais 住區的全部族人接來新住區。沒想如今卻碰上猴群入侵作亂，族人們生死未卜，家園的牲畜、耕地上的農作物肯定已被踐踏殆盡。疾行中的他內心混雜著焦慮和憤怒，手指扣下握在前胸的溫徹斯特連發步槍的板機，連續擊發的子彈射向蔓叢後方晃動的黑影，兩名守衛在部落入口的日軍哨兵應聲倒地。在 Quluh Pais 部落留守紮營的日警小隊從睡夢中被槍聲驚醒，慌亂地在暗夜火光中抓起身邊的槍枝瞄向周邊的漆黑，來自部落住區四周的槍彈已射向驚慌失措的身影，日警小隊還來不及扣擊子彈，就全都被當場全數殲滅了。Karaw Watan 環顧部落周遭被燬壞的家屋和耕地，他按耐不住了胸中怒火，

對著部落旁高聳的峭岩扣擊連發槍彈，緊接著大吼：

你們這群猴子無端闖入我的家園，我定要取下你們的頭顱，用你們的人頭慰祭被你們髒汙的世代祖靈！

誓言說罷，迅即率同族人循著野林蔓草被蹂躪倒伏的路徑，在深沉的暗黑裡追獵日本警察部隊。

隔日上午，日本警察松山聯隊進入 kMhiyang 部落住區範圍，正要通過木瓜溪上源的無名溪。以 kMhiyang 部落領袖 Wacih Paras 為首的防禦聯盟，在木瓜溪右岸上方的 Ulay 部落獵徑周遭設阱防備多時，等待日警進入攻線範圍時加以攔截狙擊。當日警一個排一個排的涉溪到溪流中線的時候，Wacih Paras 下令族人一起開槍射擊，這時候在溪流中的日警毫無掩蔽，也沒有退路，就這樣一一倒入溪流之中。有幾位年輕的族人戰士看到日警倒下後，興奮地從隱身的叢林衝出來，急切的要取下敵人頭顱，想著揸回部落來祭祀祖靈，以獲取靈力。Wacih Paras 見狀已來不及阻止了，對岸後方又有一排匍匐防衛的日警架好了機槍，對著正在水中砍取頭顱的族人連番射擊，年輕族人被擊殺於溪流中，一時間聲聲槍響迴盪溪谷，斷崖上碎落無數片岩，清澈沁涼的溪流被血水染成了深紅色。

Wacih Paras 立即指揮族人們往上方散開移動，用陷阱攔截作戰，並採取游擊方式伺機襲擊渡河上岸的敵人。當日警的機槍瞄往對岸上方草叢射擊的時候，族人早已散去無蹤了。日軍警察部隊抵達對岸後，經過部隊整軍和清理兵員，再繼續循著峭壁旁的獵徑爬行，他們才要緩步通往陡坡上方的台地，上方滾落的木頭、石塊震得獵徑上的日警踉蹌趴伏，有些日警則是直接被高速落下的石塊、木頭擊飛而當場噴血斷氣。一陣紛亂後，在後方的聯隊指揮官下令其餘部隊遠離陡坡獵徑，就地在溪邊空曠台地上戒備紮營，待命進行下一波攻擊行動。

到了 1914 年 6 月 8 日，支援西路日軍部隊的兵員已通過奇萊主峰向東急行，接續集結於奇萊溪谷的山頭之上。西路日軍以密集山砲連番砲擊族人聯盟防線，在砲火掩護下，日軍步兵聯隊分散成數路小隊挺進 Skahing 和 Btulan 部落北方連



線防禦的獵徑。經過兩日夜輪番交火後的太魯閣族人，現正困於彈藥短缺和糧食匱乏的境地。Btulan 部落領袖已在前日陣亡，留下 Btulan 家族青壯猶在周遭山區巡遊獵襲敵人。Sibal Watan 考量到族人戰力有限，遂帶領 Skahing 族人退離防禦戰線，在山腹下方的無名溪谷旁隱伏著。Sibal Watan 在這裡坦言目前防禦戰線陷入困頓的實況，此刻已難遏制敵軍進入部落，特別叮囑在場族人以個別突襲持續戰鬥，倘若遭遇強大火力，要立刻逃離火線來保留戰力。這天午後，日本西路步兵聯隊進入 Skahing 部落，沿路燒毀散居山腹上的家屋、穀倉，並搗毀耕地上低垂成穗的小米，山腹緩坡上冒起的處處濃煙籠罩著整片蔭鬱野林。

日軍西路步兵聯隊控制了 Skahing 部落之後，繼續以山砲攻擊、機槍掃射的攻勢，急於要將部隊推進到 Btulan 部落住區。在 Btulan 部落西南方 Ulay 部落獵徑上跟日警部隊對戰中的 Wacih Paras，眼看著對岸台地上的日軍火砲已蓄勢瞄向部落，他立即帶領族人散避到後方山林。原本被阻截於部落陡坡下方台地上動彈不得的日本警察部隊，透過無線電訊獲知東面陸軍聯隊即將抵達 Btulan 部落，他們再次整軍爬越陡坡，通過了族人設下的防線，移動到了山腹台地上的 Ulay 部落，然後沿著部落獵徑前往 Btulan 部落。

Karaw Watan 及其族人在 Btulan 部落獵徑旁的叢林裡埋伏，遇到敵人就出槍襲擊，然後又瞬間移動到另一片叢林潛伏再襲擊。日警被這個蹤影飄忽且無法掌握的槍擊者困擾著，在經過幾回兵員死傷之後，決定組成十二人搜索隊，配置兩門機槍、彈藥，深入叢林溪谷尋索追蹤，聯隊全員則繼續往目的地進發。Karaw Watan 一行人在山區游擊途中，發現敵軍搜索隊正由兩位 Qmgi 族人帶領，順著他們踩過的路徑追了過來，於是他轉身埋伏在一棵大樹旁邊，連發步槍對著敵軍隊伍方向，幾位族人也分別或趴伏或蹲坐的在大石頭、芒草後方，形成三面夾擊的弧線準備痛宰敵軍。當日軍搜索隊的身影逐漸清晰可見的時候，連串槍聲響起，走在前頭的三個日警搜索隊員中彈倒地，其餘敵軍迅速趴在地上尋找掩蔽並架槍開火反擊。此時為日警帶路的兩位 Qmgi 族人立即遁入蔓叢中，乘著雙方駁火的煙灰紛亂中，逃往溪谷台地，順著木瓜溪流東行的方位，回到部落住區。

Karaw Watan 和敵軍激戰多時，期間為了消耗敵軍的槍彈，不斷地藉著大樹、

石頭和芒林的自然地勢轉換作戰位置。但日警搜索隊連發的機槍依舊猛烈襲來，族人亦有多人死傷。族人已無多餘的彈藥持續戰鬥，這時在場所有族人藉著樹石掩護快速躬身移步，往後方斷崖個別撤退。沒多久的時間，Karaw Watan 在移動中，被敵軍側邊的流彈擊中喉部，瞬間意識模糊地滾落在斷崖邊的大樹。緊隨在他後方的弟弟 Lungaw Watan 立即快步追了下去，一把抓住了 Karaw 的左手臂將他扶起來，Lungaw 肩背環抱著他的哥哥繼續涉過溪谷，前往滿布竹林裡的隱匿棲身之所。

Lungaw Watan 把傷重的哥哥扶到竹林深處的蔓叢，接著立即協同幾位家族兄弟沿著方才踩過的路徑上裝設竹尖陷阱，他們在陷阱前方二十公尺的距離，趴伏藏身於竹林周邊的縫隙，Lungaw Watan 在竹林空地上挖掘可容俯臥身軀的洞穴，把自己埋在洞裡，用野草覆蓋露出的頭部，然後屏息等待敵軍的到來。不久之後，日警搜索隊循著倒伏的芒草和附著的血跡，雙手在胸前緊握著步槍，緩步彎身進入了竹林。走在前面的三名日警踩空跌進滿佈插立長竹尖的陷阱坑洞，刺穿身體的竹尖讓他們痛得不斷發出淒厲的慘叫聲。其餘五名日警聽到這一連串淒慘的聲響，也被嚇得舉槍向周遭隨意開槍漫無目標地射擊。當日警的機槍正在架設準備掃射的時候，分別來自竹林縫隙、樹叢，以及路徑旁蔓藤野草覆蓋的族人們槍彈齊發，直直的擊向日警躁動的身軀，鮮紅的血液飛濺染紅了青綠的竹葉蔓草。經過短暫而猛烈的狙擊後，已是霧嵐漸濃的傍晚時分了，戰火的餘燼消融於稜峰濃霧浮沉的沁涼，海拔的濕冷逐漸漫布於山腹岩壁，日警搜索隊員則被全數殲滅於無名溪谷上的幽暗竹林。

1914年6月9日午後，日軍東西兩路部隊已在 Btulan 部落會師集結，kMhiyang 住區各部落也被日軍完全控制了。透過日軍通譯以及從未對抗日軍的其他部落族人說服下，躲藏在 Quluh Pais 部落上方的各部落老幼婦孺，全都走出了藏身的山區，各自回到慘遭蹂躪毀壞的部落家園。日警聯隊長松山隆治警視層奉總督訓示，對於順服者妥善安置的諭令，陸續徵集木瓜溪中下游的 Mqmggi、Mkduyung、Mkeibun 等部落青壯，協助 kMhiyang、Skahing、Btulan 等大小住區協助族人搭蓋家屋，並透過族人聚會的時候宣告，在這場戰事中曾參與抵抗者只要繳械就一概不再追究的處置方針。



↑ 1914年6月12日，日本後隊從奇萊南下，與東進入山的警察部隊會合，入侵太魯閣族 kMhiyang 住區。左圖為日本鈴木部隊在 Btulan 高地上探察太魯閣族部落住區情況。

引自柴仕誠太郎，1915，《太魯閣翻討伐寫真帖》。董育智（2016）編譯，台北：南港山文史工作室。

第三節 同盟抗敵的和解與 Wacih Paras 的祭詞

1914年6月10日，日本軍警聯隊在 Btulan 住區上方的高地平台上會師集結，然後繼續沿著木瓜溪上源 Patul 溪（今稱鳳溪）向東北方轉往內太魯閣住區移動。日警松山部隊留守大部份兵力在 Skahing、Btulan，以及在現今的銅門部落設置駐在所，負責戰事後搜索、安撫，招降還在游襲抵抗而隱身在高山叢林的太魯閣族戰士們。

大約到了 1914 年八月間，在山區巡遊而不願屈服的太魯閣族人，聚集於 Psawan 部落西方山區數公里的一處巖洞裡，喉部重傷的 Karaw Watan 經過多日來的療養，精神意識已稍微恢復，只是無法開口說話。Sibal Watan、Wacih Paras 跟並肩作戰的幾位族人蹲坐在巖洞內的石壁前，商議著接下來的行動方向。

此刻大家體認到目前已空無彈藥，弓箭、獵刀打不過日軍部隊的機槍山砲，糧食的匱乏也無法支撐族人持續戰鬥的意志，關鍵是大部分族人嘗受著遠離家族親人的思念之苦。天性樂觀的年輕領袖 Wacih Paras 轉述 kMhiyang 部落族人傳來的訊息，說是只要我們把槍枝交給駐在所警察，就可以回到自己的部落了，我們不如繳械和解再做打算，總比困在山區的情況要好些吧！Wacih Paras 表情嚴肅地對著族人說話，眾族人們也沒有表示其他的意見。唯有 Karaw Watan 和他的家族兄弟們，要繼續往西南方 Cyakang 溪，回到 Ulay 部落。

八月底的某個清晨，木瓜溪上源的連綿山峰綴飾薄薄霜寒，寂靜的荒野不時傳來沁冷的氣息。從幽暗巖洞內走出來的 Wacih Paras，緩步趨近斷崖上倒臥的枯木旁，他抽出腰間的獵刀揮舉，刀尖指向西南方聳立於白石山頭的巨岩，對著歷代祖靈唸誦祭詞：

Waw! Kana utux, kana utux rudan sbiyaw.

Sayang do gisu nami brah namu, kiya ni brahaw namu balay, sbliqi bi ka euda nami.

Miyah mhmud kmrmux ni gmeeluk dxgal nami ka rungay, wada nami mrmun bi ni embbax balay dgiyal nbuan puniq lxlax ni qowgun.

Duri ni asaw bi kklawa kneudus kana lqlaqi kMhiyang, ana yaa wada sdgiyal rungay han, ida nami mha mrmun bi knsan babaw dxgal.

Utux, kana utux rudan sbiyaw.

Brahaw namu balay, sbliqi bi ka euda nami.

Sunu pnril silung pnril quruh pnril rngsux pnril paru.

Qhuni mdngu djima mripuh qulit dgiyaq mripuh,

nabaw qhuni mtucing, payi balung rudux, payi balung ruru, bru babuy tngnhayuh, seejiq babaw dxgal ini tuku tnunan qnluli tngnhurah qsahul.

Ana su muda qmqah quci huling, aji nanaq peeru kingal sapah hini.

Ana mnda qnada bgihur kmtuy qhuni ayug,



ana mnda qnada bgihur kmtuy qhuni yayung,
ana mnda qnada bgihur kmtuy qhuni silung,
aji nanaq miyah peeru.
Aji na angal ramus,
aji na kdahang mita kkuwi,
aji na kdahang mita kana dara rngsuh ka laqi nii,
aji nanaq peeru kingal sapah hini.
Aji su kdahang qmita kkuwi,
aji su kdahang mita qdunuk.
Iya pdkani saw seysux yayung sbeytaw,
ana mksa kmanan ni knbyanan,
iya qriyi rulung brah na.
Laqi su kmrawah sapah na nii,
Asi pdkani saw dowriq puurung euda na ka laqi su kingal ruwan sapah nii.
.....

哇喔！所有的靈啊，所有歷代的祖靈。

我們來到你們面前，誠摯的懇求，請你們好好護佑我們。

猴群隨意闖入奪去你們的土地，我們傾盡全力抵抗他們的機槍大砲。

如今是為了 kMhiyang 子孫的生存，只得暫時屈辱和解，我們在生活的土地上依然意志堅定。

眾靈啊！所有的歷代祖靈們。

誠摯的懇求你們，請護佑我們。

山脈崩垮，海水浪濤，土石爆裂。

乾裂的枯木，爆裂的桂竹，高山上的檜木乾裂，枯葉飄零。

多餘而無法孵化的雞卵，多餘而無法孵化的鴨卵，尚未孕育成形的乳豬，人生在土地上，哺育未完全而漂流世間，即使走上了岔路，這些種種將不會汙染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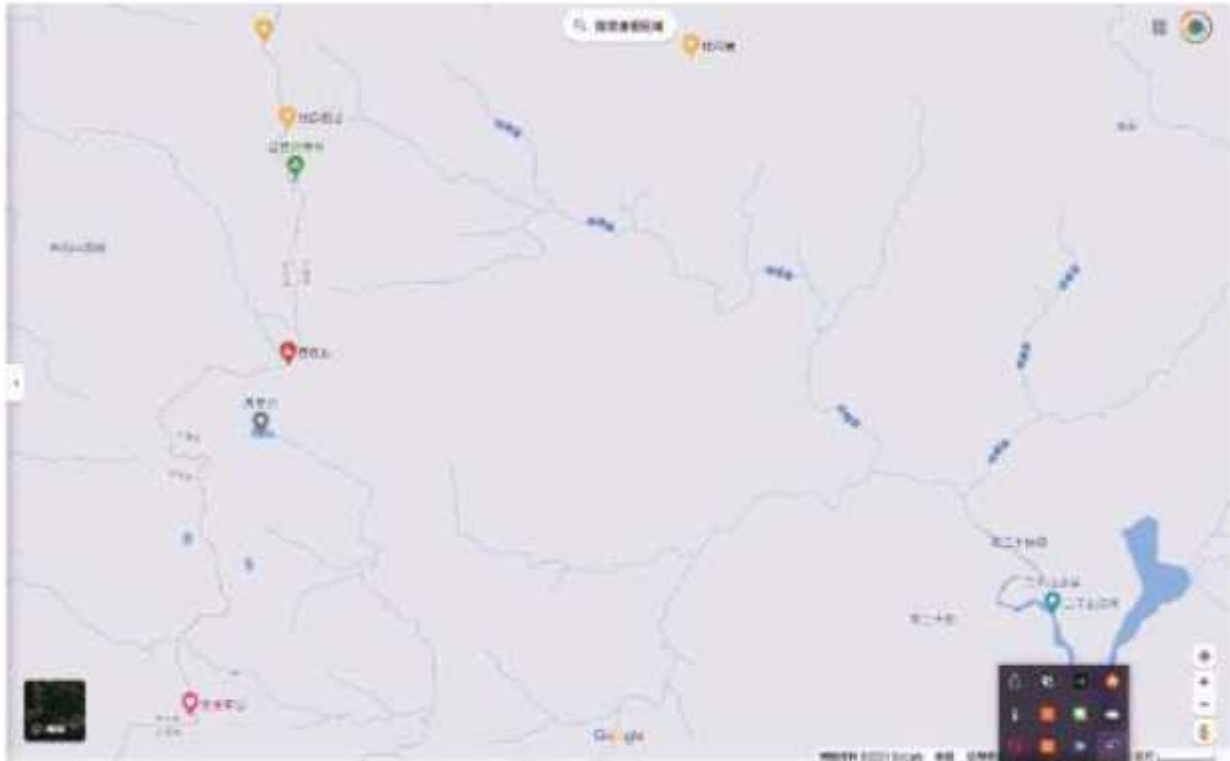
縱使經歷過暴風吹襲堆積木頭的溪谷，
縱使經歷過暴風吹襲堆積木頭的河流，
縱使經歷過暴風吹襲堆積木頭的大海，
將不會遭遇損傷，
將不會遇見災禍，
這個孩子將不會遇到惡死的人血，
將不會滲染這個家族。
你將不會遭遇災禍，
你將不會遭遇意外的死亡。
不要像河流整日飄移盲亂的蟲類，
無論在白天或晚上行走，
不要有雲霧阻擋在子孫面前。
你的子孫要重建家園，
別讓雲霧遮擋在他的面前，
開啟家族明亮的道路就如貓頭鷹的眼睛。
.....

當太魯閣族的戰士們循稜線獵徑返歸部落途中，kMhiyang 部落領袖 Wacih Paras 吟誦的祭詞伴隨著族人戰士們踩踏枯枝落葉的聲響，不斷反覆迴響在奇萊山下的溪谷叢林之中。

木瓜河流域 kMhiyang 住區太魯閣族人的同盟抗日戰爭，在 1914 年秋冬季節裡，經過抗敵族人返回部落繳械和解後就落幕了。太魯閣族人僅以 250 位青壯戰士對付日本六千多名使用機槍、山砲的正規軍隊，在山區裡纏鬥長達三個月，亦曾多次阻嚇敵軍入侵和嚴重傷亡。唯最終仍因武器簡陋、糧食匱乏而未能翻轉部落被日本殖民的命運。時過百年之後，在木瓜河流域上源白石山頭插立巨石的峰谷深林，悠蕩其間的歷代祖先英勇靈氣猶仍靜靜窺探著，等待衝破魔障釐清迷霧的天地召喚。



↑太魯閣族自古流傳的 **Bnubung**（白石山）聖山起源神話，山脊上矗立千年巨石，太魯閣族人稱之 **pusu btunux**（牡丹岩／神石／聖石）、**pusu qhuni**（神木）。白石山位於木瓜溪支流清水溪上游源頭處，與壽豐溪支流支亞干溪上源間的山脈。
圖片來源：楊盛涂提供。



↑能高山空照圖。標示白石山(海拔3110公尺)的區域，即為 Pusu btunux(牡丹岩)座落的位置。
圖片來源：Masaw Akit(彭密成)提供。